



一 史丹青蒲二 張湛白馬三 隱之咸鄰四 王脩輟社
五 阮放八雋六 江泉四凶七 華歆忤旨八 陳羣蹙容
九 王濬懸刀十 丁固生松十一 姜維膽斗十二 盧植音鐘
十三 桓溫奇骨十四 鄧艾大志十五 楊脩捷對十六 羅友默記
十七 杜康造酒十八 蒼頡制字十九 樗里智囊二十 邊韶經笥
二十一 滕公佳城二十二 王果石崖二十三 買妻耻醜二十四 澤室犯齋
二十五 馬后大練二十六 孟光荆釵二十七 顏叔秉燭二十八 宋弘不諧
二十九 鄧通銅山三十 郭况金穴三十一 秦彭攀轅三十二 侯霸卧轍
三十三 淳于炙輶三十四 彥國吐屑三十五 太真玉臺三十六 武子金埒
三十七 巫馬戴星三十八 宓賤彈琴三十九 郝廣留錢四十 雷義送金
四十一 逢萌挂冠四十二 胡昭投簪四十三 王喬雙鳧四十四 華佗五禽
四十五 程邈隸書四十六 史籀大篆四十七 王承魚盜四十八 丙吉牛喘
四十九 賈琮褰帷五十 郭賀露冕五十一 馮媛當熊五十二 班女辭輦
五十三 王充閱市五十四 董生下帷五十五 平叔傳粉五十六 弘治凝脂

五楊寶黃雀五八毛寶白龜五九宿瘤採桑六〇深室憂葵
六韋賢滿籬六一夏侯拾芥六二阮簡曠達六三袁耽俊邁
六蘇武持節六六鄭眾不拜六七郭巨將坑六八董永自賣
六九仲連蹈海七〇范蠡泛湖七一文寶緝柳七二溫舒截蒲
七三伯道無兒七四嵇紹不孤七五綠珠墜樓七六文君當壚
七七伊尹負鼎七八寧戚扣角七九趙壹坎壈八〇顏驄蹇剥
全龔遂勸農八二文翁興學八三晏御揚揚八四五鹿嶽嶽
八五蕭朱結綬八六王貢彈冠八七龐統展驥八八仇覽棲鸞
八九葛亮顧廬九〇韓信外壇九一王裒柏慘九二閔損衣單
九三蒙恬製筆九四蔡倫造紙九五孔伋緼袍九六祭遵布被
九七周公握髮九八蔡邕倒屣九九王敦傾室百〇紀瞻出妓
百一暴勝持斧百二張綱理輪百三靈運曲笠百四林宗折巾
百五屈原澤畔百六漁父江濱百七魏勃掃門百八潘岳望塵
百九京房推律百十翼奉觀性百十一甘寧奢侈百十二陸凱貴盛

百十三于木富義百十四於陵辭聘百十五元凱傳癖百十六伯英草聖
百十七馮異大樹百十八千秋小車百十九漂母進食百二十孫鍾設瓜
百二十一壺公謫天百二十二薊訓歷家百二十三劉玄刮席百二十四晉惠聞蟻
百二十五伊籍一拜百二十六鄺生長揖百二十七馬安四至百二十八應璩三入
百二十九郭解借交百三十朱家脫急百三十一虞延刻期百三十二盛吉垂泣
百三十三豫讓喬炭百三十四鉏麇觸槐百三十五阮孚蠟屐百三十六祖約好財
百三十七初平起石百三十八左慈擲杯百三十九武陵桃源百四十劉阮天台
百四十一王儉墜車百四十二褚淵落水百四十三李倫錦障百四十四春申珠履
百四十五甄后出拜百四十六劉楨平視百四十七胡嬪爭櫟百四十八晉武傷指
百四十九石慶數馬百五十孔光溫樹百五十一霍湯隱操百五十二許詢勝具
百五十三優旃滑稽百五十四落下歷數百五十五曼容自免百五十六子平畢娶
百五十七師曠清耳百五十八離婁明目百五十九仲文照鏡百六十臨江折軸
百六十二爨巴喫酒百六十三偃師舞木百六十四德潤傭書百六十五君平賣卜
百六十六叔寶玉潤百六十七彥輔冰清百六十八衛后髮鬢百六十九飛燕體輕

夏九玄石沉酒夏午劉伶解醒夏二趙勝謝甕夏三楚莊絕纓
夏三惡來多力夏四蜚廉善走夏五趙孟疵面夏六田駢天口
夏七張憑理窟夏八裴頠談藪夏九仲宣獨步夏十子建八斗
夏一廣漢鈞距夏二弘羊心計夏三衛青拜幕夏四去病辭第
夏五鄺寄賣友夏六絕信詐帝夏七濟叔不癡夏八周兄無慧
夏九虞卿擔簦夏十蘇章負笈夏一南風擲孕夏二商受訢涉
夏三廣德從橋夏四君章拒獵夏五應奉五行夏六安世三篋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一 史丹青蒲

二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爲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主愛幸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爲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爲僞詐湛曰人

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
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
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爲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
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
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
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爲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
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
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爲刺
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
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
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
爲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僞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仕達類縱好飲酒溫
嶠使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爲宏伯郝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達伯下邳爲裁伯蔡謨爲
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兗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僞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
其庸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
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菜伯散騎郎
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七
華歆忤旨

八
陳羣感容

華僑譜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以不釋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爲見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慶或作慙

九
王濬懸刀

十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恢廓有木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兵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生薄李毅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爲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糧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果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吾其為公平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步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大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隊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

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溫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晷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尋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紫石稜髮作蠅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減賦資使艾行陳頂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又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震玄孫好學有後才爲丞相曹操主
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
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
得弃之則如何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
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
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
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
婦外孫壻白操不解問脩曰鄉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
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
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壻白受辛受辛

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同入祠欲乞食了無忤容爲
入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
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刻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狄儀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
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
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効故夜哭也
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書曰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相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計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

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公奉車故號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棹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二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理設祭而去

買妻耻醜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予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爲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爲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庶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于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爲二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太夫人令慈慈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_{本傳作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裾不加緣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媿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

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
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乃共入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
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
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
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

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
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相奉分瞻九族家無資產以
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
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虎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見通夜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名姓帝
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千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
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呼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且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齋，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齋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徵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況，真定豪人。光武郭皇

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繡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後漢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後漢侯霸字

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二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彫龍炙輠，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輠謂一騶。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更敦復為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焉

大真王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析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婿公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已得婿處門地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必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廣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

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埋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待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尾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

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二川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會舉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焉焉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業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

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
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
復爲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
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
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
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
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文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有趨省易

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恒善草隸書爲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
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
邈爲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
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父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爲黃門郎與父璿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
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闔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

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義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

喬卿維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鄉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譚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害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於閱之贈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爲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
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
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
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
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
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而治及去位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冊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
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駙馬

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傳粉夏月令食湯
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義姿容有盛名於江
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
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鷂梟所
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
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
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
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
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

時爲太尉。魏文帝時，復爲太尉。震至虜，四世太尉德業相繼。晉毛寶字碩直，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入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後，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

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欺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葬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入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

轉輸不得息

韋賢蒲簪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爲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令爲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

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植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爲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南河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喻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檀香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爲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戒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求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去。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求曰：「我天之織女。」

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儻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倜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者焉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失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奔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誓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

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二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溫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

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奔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

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羣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舊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大尉諡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

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父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趙壹坎壇

顏驄寒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特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收得免乃貽書謝恩爲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

增韻三千五里
曰舍說文市
居曰舍研會若
見又石淨見
字彙坎壇見
不得志也
魁梧本許壯之
見擯戶也
魁梧下本傳身
長九尺義須家
肩

昔武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來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豈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鉤田里吏民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

鑄漢書作鈎師
古曰鈎鍊也

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日太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且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繇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傳之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獄獄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
為相御擁太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安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

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者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
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旨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諸
儒為之語曰五鹿獄獄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
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禹字少翁以明經察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

入。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其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主業。農畢乞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甲桑。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亢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亢不孝。覽親到亢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入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亢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亢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溪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大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揀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郎中。時以策于王。王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
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千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
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魏嘉平四年詔
司馬昭為監軍
攻吳諸葛恪
敗之死者數萬
昭曰今日之
誰任其咎司馬
王儀對曰責
在元師昭怒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
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
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
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
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
聽舊本哀作蓼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

曰司馬王儀
委罪於孤遂
勒之

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
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鞭父責之損
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啟父曰母在二子寒母去
二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二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出周公
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
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
志云蒙恬為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正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
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後百官志中
常侍掌侍左
右從入內宮贊
導手內象顧
同應對給吏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
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
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入遂忘之吾與入如奔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之矣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
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爲人
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綺布
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
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
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傳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
音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爲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
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
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爲三公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世說新語
見原

叔誅李傳作督
課師古曰督
謂察視之

須帝懷安子
印達侍中杜
喬光祿大夫
舉守光祿大夫
劉遵馬義家
已張綱周棚
劉班等公分
行刑班宣風
紀筆實賦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鄧綰戮尸
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厨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
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
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
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
顗問答之顏無怍色有司奏顗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誅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
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
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
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
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鄉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
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帝之美與顏延之
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靈樂為宋嘉太守郡有名
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

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
神助非吾語也後爲待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臨常
著木屐起爲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詩書皆兼
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一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
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叢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閑得免閉門教授
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
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勲德唯郭有
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
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
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
立以子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
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閤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爲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晉潘岳爲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誦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嗔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爲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爲己子時賈后淫虐謐于預國事權倖入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贛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爲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前漢翼奉字小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甘寧字興霸，巴西閬中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其書曰：寧輕俠，殺入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偉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雜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擇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鄉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一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于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臣于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轍之。其僕曰：于木布衣之士，君轍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于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轍乎？于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于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市列女傳：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入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百十五

元凱傳癖

百十六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文撰女記讀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雖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說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

設

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心志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百十七

馮異大樹

百十八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爲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葦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菟肩因渡虜沱河還拜偏將軍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
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
無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
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詔曰子弄父兵罪當答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
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
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厚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二市皆笑以爲怯及信
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
意召厚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貧種瓜瓜熟有二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
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爲欲數代天子
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
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

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舛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即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隨地死兒家素尊子訓

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十二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二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蟆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

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
詣宛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
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舛
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后赤眉
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
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遺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
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
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
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百廿五

伊籍一拜

百廿六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

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
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
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
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
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
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
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
其賣已迺烹之

百廿七

馬安四至

百廿八

應璩三入

官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
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文
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

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隨官去，有人適我聞。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百廿九

郭解借交

百三十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成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爲倫。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車，專趨入之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百三十一

虞延刻期

百三十二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舛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緡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爲三公。

會稽典錄盛吉字

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自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謝承：后漢書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堂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肴婦人戴過朝者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闢矣成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二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遂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遣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有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

遯之子蘇峻字叔玉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百七

初平起石

百八

左慈擲杯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改為魯班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入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

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外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熟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具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後引出皆三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告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爲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攬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剡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一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還家戶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皆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

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揚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粲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

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入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李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理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餽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

屋以穢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

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參楚爲璫珥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百四十五

甄后出拜

百四十六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耶後表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

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乃捧履令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允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積戕死輸作

百四十七

胡嬪爭擣

百四十八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爲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爲貴嬪時帝多內寵乎其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矢遂傷上

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慶武帝時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後爲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爲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入臣大罪有所薦舉惟恐入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

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大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崔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崔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營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求與幽穴每致四方諸侯

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止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閎與馬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律分而終

復二覆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又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晉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祁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

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不調臣切爲君耻之至師洵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
欲善調鐘以爲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百步
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百九

仲文照鏡

百十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
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洛陽太
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
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
廟墻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
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燕數萬嗙
王置冢上百姓怜之

樂巴喫酒

百六

偃師舞木

神仙傳樂巴蜀都人漢帝召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
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
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立廟今且耆老皆入
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爲雨以滅
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
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
尋問之且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

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
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
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割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爲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入子言依於孝與入弟言依於順與入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而曰仕京師數爲朝廷

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王潤

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確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王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瑾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髻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爲皇后而男爲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

骨豐肌尤工笑語一入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酒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爲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持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啗肉頽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

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屑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甃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甃者樂散行汲義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甃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甃者門謝焉後乃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義人之衣者義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權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入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都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談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舡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執事最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笑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焉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體弱進退不其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

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

子建獨得八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爲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

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章后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二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從

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后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士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鄼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鄼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入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鄼寄賣友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榮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太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相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嘲之曰鄉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義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百八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百九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躡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訢涉

百九

百九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二公。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瑾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姜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晉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爲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瑾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衆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書泰誓曰。商王受訢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百九

廣德從橋

百九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后拜御史大夫。爲入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鄧暉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暉乃瞋目言曰所陳皆天之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爲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百九十五

應奉五行

百九十六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允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

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后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